

• 理论研究 •

## 秦汉之际医学流派的传承与《伤寒杂病论》的奠基<sup>\*</sup>

王雪茜 王庆国<sup>#</sup> 刘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研究秦汉之际医学流派的传承发展、相互交融的情况,探究其对于《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影响。方法 通过梳理秦汉之际医学流派的概况,了解本时期医学流派间的割据情况、传承方式以及之后学派间的交流情况,探讨这种交流对《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影响。结果 秦汉时期医学流派大概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派,经历了固守家学的学术壁垒期,逐渐进步为各家积极相互学习交流的发展时期,这种交流为总结先贤学术经验及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正是这种交流发展催生了《伤寒杂病论》。结论 秦汉之际医学流派间经历了从保守到交融的过程,这种交融是《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基础。

**关键词:** 秦汉之际; 医学流派; 传承; 伤寒杂病论

中图分类号: R222.19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7.01.001

## Inheritance of medical sects in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the foundation of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sup>\*</sup>

WANG Xueqian, WANG Qingguo<sup>#</sup>, LIU M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heritance of medical sects' development and blend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o explore its influence on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Methods** By analyz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in Qin and Han dynasty, to interpret the separation between medical sects, and inheritance mode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dical sects. 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cation on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was discussed. **Results** Medical sects during the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y could be divided into medical classics, classical prescription, coition medicine and immortality medicine which went through a long era of cleaving to knowledge transmitted from the master to the apprentices, gradually, to the development era of exchange of learning. As the consequence, the exchange or communication provided a good basis to summarize the academic experiences of the giants passed away and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t was this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had given rise to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Conclusion** The medical sects in Qin and Han dynasty had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conservative to communicative, and the communication was the foundation of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Keywords:**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y; medical sec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王雪茜,女,博士,教授

<sup>#</sup> 通信作者: 王庆国,男,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经方作用机理、配伍规律、防治常见病、疑难病研究, E-mail: wangqg8558@sina.com

<sup>\*</sup>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燕京刘氏伤寒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No. 2012-0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庆国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No. 2014)

《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云,“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但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儒学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门户之分确实始于宋;而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在前期发展阶段就不是一派,而是早有门户之分。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吾国医学之兴,通哉尚矣。《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疏引旧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天子脉诀》。’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sup>[1]</sup>文中孔颖达所引旧说出于何处,现虽已无考,但从现有史志来看,在周、秦、汉时期,与生命及医药学相关的知识统称为“方技”,到了汉代,方技学最少可以分为4个较大的流派,可见医之流派早有所别。因此,考镜源流,系统梳理早期医学流派的概况、流传方式与脉络,对中医经典条文的释义、内涵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 1 秦汉时医学流派的概况

在刘向父子所作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记载了汉代方技四大流派的传世著作,并归纳了其各自的研究内容。医经居首,“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载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等著作7种,共216卷。经方居次,“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载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瘕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妇人婴儿方》《汤液经法》等11种,共274四卷。房中居三,“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而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载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共8家,共186卷。神仙居末,“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载有《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道要杂子》《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

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泰壹杂子十五家方》《神农杂子技道》《泰壹杂子黄冶》著作10种,205卷。以上4派构成了汉代方技学的核心体系。然此4者,学术地位却不尽相同。在《艺文志》“神仙”之后,有“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之语。从作者的叙述来看,其受孔子儒家的学说影响,也是重视医经与经方,而对房中与神仙之说颇有微词。

对于刘向父子对方技学所作的流派划分,有些学者不予认可。如章学诚即指出“方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阐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今李柱国(为刘向父子校书所宗)所校四种,则有医药、经方二种而已;脉书、药书,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sup>[2]</sup>盖指责其不够完备,且类例未尽。章氏之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岂不知脉理尽在医经之中,神仙家对药书则多有创获,且古方技“道”“术”未截然割裂,“方”“药”亦没有各自独立成系。章氏这种以后人之眼目观古时之学术的作法,未免有强人所难之嫌。另外,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看,刘向父子的分类可以说很好地印证了当时学术分类的实际。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脉法》明显属于医经家的著作,《五十二病方》则属于经方家的著作,《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方》《养生方》《杂禁方》《胎产方》《杂疗方》的主体部分属房中类著作;而《却谷食气》《导引图》则属于神仙家的著作范畴。<sup>[3]</sup>由此可见,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家归纳汉代的医学流派非常贴近史实。

汉时的医学流派,除上述4家之外,可能还有别的流派,或是大的学派之中又有小的支派,这在以往的典籍以及近年出土的文物中均可略窥一二。如医经一派,就有燕齐系、荆楚系、秦蜀系之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四分法主要是以研究内容的不同而作的划分,但也与从事该类研究的人群有关。按照台湾著名古籍研究家李建民的观点,医经学派主要学术理论的形成,与朝中从事天文历算数学研究者的关系密切,因此可以称之为“王官”之学;而经方派的学术则“具备较多的民间性”。至于房中家与神仙家,研究的人群殆与道家术士关系较为密切。

## 2 秦汉时期医学流派的割据与传承方式

先秦汉初之时,医学流派在学术上的割据是较为严重的,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窥见。

### 2.1 以方书为禁方,密藏而不轻易示人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史记·封禅书》及《内经》所载,方技之书有“禁方”“禁方书”“与禁书”等名称,而这些禁方与禁书,则多藏于金匱、兰室、灵台之内,而且医者对藏书的时间也十分讲究,要择“良兆”之时,更加之非斋戒“不敢复出”“不敢发”“不敢示人”。由此可见珍重的程度。

### 2.2 非人勿传,对弟子需严格筛选

这个时期古籍中多有“非其人勿传”的告诫,各家对弟子传人的选择是十分挑剔的。如名医扁鹊是在对长桑君考察10年之后才授其秘术,而淳于意的老师公孙光,一直到“吾身以衰”才传授其方于仓公,并叮嘱“悉与公,毋从教人”,而仓公更向其保证“意死不敢传人”<sup>[3]</sup>。

### 2.3 师徒之间,个别传授

为了保证学术的私密性,禁方授受的特色便是师徒之间一对一个别传授,而传授的内容则又分为一次尽传其术,与分次渐传两种。扁鹊、淳于意的师授模式属于前者,而一般来说禁方传授多属分次渐传的模式。例如淳于意授徒即是如此。据载,他的学生有宋邑、高期、王禹等6人,仓公对他们是择人而传以不同的技术,学生也只能得其一体。学生学习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一年多,有的两年多,更有学习未结束即被委任为王之侍医者<sup>[4]</sup>。

### 2.4 传承仪式,庄重严肃

据《灵枢·禁服》记载,雷公在受业于黄帝,通读《九针》六十篇之后,仍有不解之处,求教于其师,但黄帝认为“此先师之所禁,从私传之也”,需要“割臂歃血之盟”才可传授。于是,雷公乃斋宿3日,选择正阳之时日,与黄帝同入斋室,割臂歃血之后才渐次为其开蒙解惑,甚至传其文本所不载的口诀技艺。可见师徒之间的传承,需要庄重严肃的仪式。

### 2.5 自是其说,非议别派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别派学术有很强的排他性。仓公淳于意在遇到公乘阳庆之前,曾“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但遇到阳庆之后,阳庆则要求他“尽去而方书,非是也”。这种对于其他学派的排他性,并非阳庆自己,淳于意的另一位老师公孙光也说“吾有所善者皆疏”,意即他所认识的方术

士,医技高超者很少。在淳于意的诊籍中,记载了25则医案,他的诊断依据有3:一是“法曰”,即医籍文本所载;二是“师言”,即其师阳庆等之解说;三是“众医”,即其他医者对同一疾病的解释。但在这些医案中,“众医”之说均属于反面的教材,而对自己所拥有的医书与师说则是恪守不移的。<sup>[5]</sup>这一现象,还可以由《素问·经脉别论篇》的记载得到证实“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府,也问更相反,皆自谓是。”可见,当时医者对他派之学并无博采之态,而多排贬。

鉴于以上的原因,到了西汉时期,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家的学术壁垒十分严重。以医经家与经方家为例,从《艺文志》对两家的小序不难看出,当时明显存在着医经家重视理论、经脉、脉诊、针灸砭石而轻慢方药,而经方家对于理论研究不十分重视,对于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治则治法较少涉及的不足和弊端。

## 3 东汉时医学流派的交流与融合

历史进入了东汉末年,上述不同医学流派之间的学术割据情况有所改善,流派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医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提高,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其一,从现存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来看,这一据说是《汤液经》节本的著作与五十二病方、武威汉简、居延汉简的编排体例与学术层次已经有天壤之别,其中对于经脉、脏腑、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以及方剂配伍理论的阐述已非西汉所能望其项背,这应是与其它医家互相交流的结果。

其二,从《后汉书》所载的《华佗传》来看,当时的名医华佗也是通晓诸家之技的集大成者。首先,华佗学习不专以方技为业,而是“兼通数经”(即《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这就表明了他不是一个固守一派之说的学者。其次,从《后汉书·华佗传》对其的记述“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割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

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更能说明他全面继承了汉初医经各派的学术。如,养性之术,及所创之五禽戏,当属神仙家之学;所用方药,当属经方家之学;针与灸则为医经家很擅长;虽然这一段未言及房中家之内容,但从其载入病案看,其治妇科诸病,殆与房中学派不无关系;至于用麻沸散麻醉后“断肠湔洗,缝腹膏摩”,更应是得自不知属于何派的高人。更为难得的是,其辨病论证之法,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某些记载也有相似之处,例如诊“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中乾,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热食,得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与《伤寒论·辨脉法》中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辨“府吏儿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与《伤寒论》第56条更是如出一辙;而“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齏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所载以蒜泥、大醋治疗蛔虫类疾病,与乌梅丸也有相似处<sup>[5]</sup>;至于对“东阳陈叔山小男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之证,华佗所说“其母怀妊,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并治以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与《伤寒论》简明扼要的辨证方法更是十分相似。由些可见,东汉时各学派的交流学习已经渐成气候。

其三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也对那些“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现象进了严肃的批评,而且特别说明《伤寒杂病论》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即对方技各流派的学术进行整合的结果。

其四,东汉时又出现了很多刘向父子著《艺文志》时所不曾载录的新书。如张仲景自序中所提到的《八十一难》《胎产药录》《平脉辨证》以及皇甫谧所说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均属此类。而另一本重要的著作,《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则羽翼了方技界先前对诸多药味之产地、药性、功效以及性味和合配伍的理论。

#### 4 结语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医之流派大概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派,经历了固守私传家术的学术壁垒期,逐渐进步为方技诸医家积极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发展时期,其理论、药物、辨证方法以及临证经验的大量积淀,无疑为系统总结先贤的学术经验,提升中医药的学术档次提供了生长温床。而《伤寒杂病论》在此时应运而生,融合了各家之精华,理、法、方、药俱备,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成为指导中医临床近两千年的传世之作。

#### 参考文献:

- [1] 谢观. 中国医学源流论[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12.
- [2] 章学诚. 校雠通义通解[M]. 王重民, 通解.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132.
- [3] 骈宇騫. 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 方技略[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6 (3): 4-8.
-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785-2820.
- [5] 范晔. 汉书[M]. 李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2736-2741.

(收稿日期: 2016-09-05)

#### • 声明 •

###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加入 CMCC 数据库的声明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hinese Medical Current Contents”简称 CMCC 数据库。《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已被该数据库正式收录,凡有不同意见将自己稿件纳入该数据库的作者,请另投他刊。本刊所付稿酬包含刊物内容被收录所付报酬,不再另付。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